

坊间名人

德利先生

卢万成

德利先生黑如铸铁，倔强坚硬，背挺若松，生得铁塔也似的身板，倘使与他不曾谋面，人群里远远地看去那个如铁面包公的便是。年轻时候的德利先生为人耿爽，豪气干云，即使到了现在的年龄，也还是颇具古风，集贤聚德，门客络绎。也曾谈笑间觥筹交错，指点河山；也曾泼墨挥毫，意象万千，一时惠风和畅，曲水流觞。辄言：天生黑予余，皂英奈我何！

德利先生早年熟读红楼。他说曹雪芹先生借宝玉之口而言女人若水，至净至洁，其实是写人的境界的。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水是干净的，天空和人世间才会干净，他说人家农夫山泉是水的搬运工，但是水不干净你怎么搬？于是他们就到处采集水源。我们德利环保不会搬运，也不善宣传，但我们会治水。从1992年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净化水设备开始，德利先生就一直跋涉在中国环保科技的前沿。三十多年来，他兢兢业业的只做了一件事，向人世间掬一捧清水，给匆匆赶路的人一片苍茫、一条玉带、一片碧波、一杯清澈。大地之水本来就是一首清纯的山歌，是我们人类把它污染了。人类是最大的污染源。把一泓清水还原给世界，把洁净与透明还原给滚滚红尘，这就是德利先生最大的功德。许多人是把功名铭刻在大川名山，也有人是写在蓝天白云之上，而德利先生则悄无声息地润在明净无边的大水里，水静流深，浩浩荡荡。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几年的沉淀与打磨，德利先生实在是向自然和社会输入了大股大股的清流，汨汨而下，润泽千里。所谓水润烟台，泽被半岛，其实是德利环保的真实写照，从最早引进的中水道技术到德利先生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环保科技，他把大道无形，至简至真化成奔涌而来的生命源泉。除了构筑他的明净世界，德利先生还构筑了一个偌大的文化园地，并且成为烟台文化产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于氏文化研究会、胶东文化交流中心和于氏书画院。

德利先生浸淫其间，朋友圈大半是文人墨客，他自己也在闲暇之余舞文弄墨。他坦言自己早年曾经是幸福乡镇的团委书记，曾经执掌教鞭，也曾经做过幸福文化站的站长。对于文化事业，他说喜欢归喜欢，但不能牵强附会更不能附庸风雅。于氏文化研究会的作家于得水去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德利先生忙于推介研讨，与于氏文化研究会情感笃厚的女作家刘月映在举办作品首发式和研讨会的时候，他嘱托胶东文化交流中心合力推介。今年开年不久，胶东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纪玉松的一部散文集和一部诗集相继付梓，也是得益于德利先生的援手力挺。而画院在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会稽之汇”“兰亭雅集”，当地引领创作的艺术家袁大仪、宁兰智等人时常出入，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的德利先生虽然六十过半，仍往来于各地城乡之间，作为中国环保科技的骨干企业，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一流的竞争力，而在闲暇之余，他便沉湎于传统文化的品赏与打磨，细究起来，这种与生俱来的铭刻在心的眷恋大概源自他的生命源头。德利先生是在文化底蕴丰厚的芝罘岛成长起来的，年轻时代的他从蓝蓝的芝罘湾里打捞出亘古不变的渔号，始终像是蓝色的穿越灵魂的箭簇。他站在芝罘岛海岸，环顾套子湾和芝罘湾以及烟台街上的篱落烟火，把自己的人生沐浴在苍茫烟水之间。老爷山千百年来的风雨和秦始皇东巡的足迹使得德利先生站在射鱼台上迎着风浪搏击在时代的前沿，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他纵身一跃下海打拼。

当然，德利先生最幸福的感觉是陪老妈。功成名就，年过花甲，每周陪陪老妈是一种精神享受。他说自己有个长寿而见多识广的老妈，无论他在外打拼的年代还是居家度闲的偶尔，只要有空闲，一定陪老妈。情至深处，德利先生慨言，和老妈在一起的时间去日无多，我这辈子多亏了这个妈，有妈就有幸福。

一枚勋章

杨晓

城与乡

说起老支书主持村务的那些事儿，还得从他23岁那年说起。老支书做了一个令众人吃惊的决定：从青岛回老家务农。虽然当时的青岛没有现在的规模，但也是繁华的大城市，更何况他在青岛还有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有人说，老支书不知哪根筋不对了，放着大好前程不奔，偏偏回来守着这么个穷山沟。那时候的小村庄不仅贫穷落后，还缺乏顺民心合民意的领头人。老支书的选择既需要魄力，又需要理性。他认定了一条路，就是要带着村民走出贫困！这股子热心和执着立刻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就这样，从小队长到村支书，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与这个小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村里耕的是盐碱地，吃的是玉米饼子地瓜干，住的是石头砌的小矮房，年轻人找对象都难。老支书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干出个样子，对得起乡亲们的信任！

没有良田，何来五谷丰登？听说盐碱地适合种水稻，老支书便带领技术骨干直奔南方学习种稻技术，回来后就大展拳脚，筑堤修渠，引来了西河水。村民们有质疑的、有期待的，更有看热闹的。老支书也不多说，水稻丰收了自然是最好的明证。看着手里白花花的大米，村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北方人习惯了面食，种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老支书又琢磨着改造农田。村子南

面有一座小土山，农闲的时候，老支书就率领小伙子们“愚公移山”，一点点将土山挑平，筛选好土壤到地里，还发动村民沤绿肥，运肥到田，改良土壤。“换土计划”成功实施，昔日的盐碱地，渐渐变成了梦寐以求的良田、肥田，村民们终于可以称心如意地种庄稼、栽果树了。

人民公社时代，老支书将村民分成若干小队，除常规的生产队外，还设立了各种副业队，像编筐编篓、纳鞋绣花、种菜育林、饲养牲口……不但满足了村民的日常所需，更重要的是年底一折算，工分在十里八乡竟然是最高的，这可羡煞了邻村百姓。往日找对象的困难户，如今变成了备受青睐的“香饽饽”。

公与私

上世纪70年代，大学招生执行的是推荐制。一些地方和单位在推荐过程中，出现了靠裙带关系走歪门邪道的现象。有一年，村里高中毕业的孩子有六七个，其中就有老支书的大儿子，还有几个亲戚的孩子。他们眼巴巴地盯着老支书，都想凭着关系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夜深了，煤油灯下老支书咬着一支铅笔在苦思冥想，一旁纳鞋底的老伴儿凑过来说：“你看，老大今年——”话未说完就被老支书一顿数落：“村里的事轮不到你插手，管好你自己的事！”几天后，老支书和村里

的其他干部经过反复考察、讨论，最后张榜公布了推荐人选，原来是两名来自大连的下乡知青。后来，村里又陆续有招工、入伍等机会，老支书始终是先他人后自己，这种坦荡磊落赢得了大家的热爱。

古时候有六尺巷的传说，但在老支书的身边就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这可忙坏了老支书。老支书的弟弟与妻弟家的土地紧邻着，两家不是你占我一寸，就是我占你一尺，争执不断，最终闹到揪着衣领面红耳赤地

找老支书评理。大家一瞧都乐了，看他是怎么一碗水端平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案子该如何断呢？老支书面不改色心不慌，先是讲道理，后是瞪眼睛，恩威并用，终于令两家人各退一步，各让一条垄，不仅解决了问题，还使红了脸的两家人握手言和。

不占集体的便宜，不占他人的便宜，这是老支书的口头禅。他说：“都占公家的便宜，集体利益岂不受损？共产党员吃亏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必须有的觉悟。”“吃亏是福”，渐渐成了老支书的家风家训。

守与闯

老支书信奉“闯出一条路来”。为尽快解决村民们吃水用电问题，老支书跑政府、找资金。在他的不断努力下，1983年，全村用上了自来水，通上了电。紧接着，老支书买来全镇第一台电视机，就放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夜幕降临，月上柳梢，不再有聚众赌博和无事生非的了，村委会的大院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不仅本村男女老少聚拢而来，而且附近村子的百姓也纷至沓来，大家说说笑笑，一边看，一边议论，山村外的新奇世界激发了村民的好奇与向往，更激起了老支书往前奔的劲头。

改革开放了，经济要搞活，固守一潭死水就是死路一条。老支书早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跑市场、搞调研，率先带领大伙种菊花、种西瓜、种苹果、种葡萄……

村里有一位华侨，返乡探

亲时，提起了胶东的梭子花边在海外很受欢迎，老支书一下子寻到了商机。虽然花边是小活计，但可以出口创汇，那就是大生意了。村里的巧手妇女多，冬天里的闲散时间多，村委会旁边有一处闲置的房产。说干就干，经过多方筹措，村里办起了花边庄。农闲时分，吃罢晚饭，大家就聚到一起，在灯光下飞梭，在欢笑中钩线，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就诞生在这些村民灵巧的手中。小小村庄生产的花边产品居然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获得了国家金奖，那真是一段红火的日子啊！

如今，老支书已经退休多年了。87岁的他，耳朵不灵了，脑血栓后遗症让他一米八几的个子走路一颠一颠的，可是他对村子的关心从没有减少，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从没有降低。不信，你到他家去访

访，没进院门，准能听见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节目不是《焦点访谈》就是《海峡两岸》。若说起他当村支书的那些事儿，他会扯着嗓门对你说：“村支书不是什么官儿，可是责任重大。要把全村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是一份良心活儿啊！”

时光带走了青春，带走了健康，却带不走老支书对党的忠诚与担当，那枚勋章诠释着一位老党员对党的铮铮誓言。勋章不仅摆放在家里最重要的位置上，更摆放在他心里最核心的位置上。而今，老支书常坐在村头的竹椅上，看村民们进进出出地忙碌着，眯着眼睛，嘴角含笑，那一定是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

对了，老支书叫纪人达，蓬莱寨里人，我还很骄傲地说一声：他是我尊敬的老公公。